

玛丽·波平斯阿姨回来了

〔英国〕帕·林·特拉弗斯著



玛丽·波平斯阿姨回来了

[英国] 帕·林·特拉弗斯著

任溶溶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P. L. Travers
Mary Poppins Comes Back
Reynal & Hitchcock

玛丽·波平斯阿姨回来了

[英国] 帕·林·特拉弗斯著

任溶溶译

玛·舍泼德 插图

陶雪华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

儿童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156 1/32 印张 8.25 字数 140,000

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8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4219 定价: 0.79元

内 容 提 要

孩子们到公园去放风筝，玛丽·波平斯阿姨驾着风筝从天而降。玛丽阿姨神通广大，回到班克斯家。安德鲁小姐来探望班克斯家，因为狂妄自大，把他家吵得无法安生。玛丽阿姨运用魔力，让她进了鸟笼，由云雀衔上天空。孩子们在玛丽阿姨带领下，环游天空，参观各种星座表演的杂技。孩子们看到星星的跳舞、玛丽阿姨和太阳跳舞。他们又碰到了“挪亚方舟”的主人，用剪贴的方法剪出了春天的花朵、小鸟、蝴蝶和小羊，使孩子们欢欣鼓舞。

前 言

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女作家帕梅拉·林登·特拉弗斯 (Pamela Lyndon Travers)。她在 1906 年生于澳大利亚的北昆士兰。二十年代她当过记者、演员、舞蹈家。后来从事创作，曾长期住在美国。在她的作品中最有名的就是用玛丽·波平斯阿姨当主角的几本童话。这些童话已经成为外国儿童文学里的古典名著，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，拍过电影，玛丽阿姨也成了著名的童话人物。

《玛丽·波平斯阿姨回来了》(Mary Poppins Comes Back) 是作者的第二本玛丽阿姨童话。假使大家读过第一本《随风而来的玛丽·波平斯阿姨》，那就一定知道玛丽阿姨是一位能随风而来、随风而去的神通广大的童话人物。作者写出那一本以后，因为书中玛丽阿姨最后是随风飞走了的。小读者纷纷写信问作者：玛丽阿姨以后怎么样了，还回来吗？作者于是又写了这第二本：玛丽阿姨回来了，于是又有了一连串的离奇故事。不过这第二本是一个独立的童话，没看过第一本的照样可以看。倒是大家看完了这一本，如果觉得有兴趣，不妨回过头去把第一本书找来看看。

任 溶 溶

目 录

第 一 章	风筝.....	1
第 二 章	安德鲁小姐的云雀.....	24
第 三 章	倒霉的星期三.....	52
第 四 章	颠倒先生.....	79
第 五 章	新生的一个.....	105
第 六 章	罗伯逊·艾的故事.....	124
第 七 章	夜游.....	150
第 八 章	气球多又多.....	182
第 九 章	内利-鲁比娜	202
第 十 章	旋转木马.....	231

第一章 风 箏

这天早晨样样看去整洁明亮，就象整个世界在头天晚上都打扫干净了。

樱桃树胡同家户户的百叶窗一拉上去，窗玻璃就闪烁发光。街旁的樱桃树让太阳光照着，淡淡的树影投在地上，象一道道黑色的条纹。到处一片寂静，只有卖冰淇淋的推着车子走来走去，铃铛丁令丁令地响。车子前面有个牌子，上面写着：

“出售冰淇淋”

这时候一个扫烟囱的拐到胡同口，举起他扫烟囱弄黑的手招呼他。

卖冰淇淋的推着车子丁令丁令地朝他走去。

“买一便士^①，”扫烟囱的说。他靠在他那捆长刷子上，就站在那儿用舌尖舔起蛋卷冰淇淋来。冰淇淋舔光以后，他把蛋卷轻轻地包在手帕里，放进了口袋。

^① 便士是英国的辅币单位。

“你不吃蛋卷吗？”卖冰淇淋的觉得很奇怪。

“不。我收集它们！”扫烟囱的说着，拿起那捆刷子走进了布姆海军上将的院子正门。因为他家没有边门，谁都是从正门进出。

卖冰淇淋的又推着车子丁令丁令地在胡同里一路走去，一道一道树影和阳光落在他的身上。

“从来没有这样安静过！”他咕咕哧哧地说着，东张西望寻找顾客。

就在这时候，十七号传来扯大嗓门的嚷嚷声。卖冰淇淋的赶紧推车拐弯到十七号门口，希望有人来买冰淇淋。

“我受不了了！我再也受不了了！”班克斯先生一面叫，一面气呼呼地在门口和楼梯口之间大步走来走去。

“出什么事啦？”班克斯太太连忙从饭厅里出来，着急地问。“你干吗在门廊里冬冬冬冬地来回走个不停啊？”

班克斯先生把脚猛地一踢，一样黑糊糊的东西飞上了半楼梯。

“我的帽子！”他咬牙切齿地说。“我最好的圆顶大礼帽！”

他跑上楼梯，又把帽子踢下来。帽子在花砖地上旋转了两圈，落到班克斯太太的脚边。

“它出什么毛病了吗？”班克斯太太紧张地问。可她心里却在担心，是不是班克斯先生出什么毛病了。

“你自己看吧!”他对她咆哮说。

班克斯太太哆哆嗦嗦地弯下腰去捡起帽子。帽子上都是一大滩一大滩粘糊糊亮晶晶的东西,还有一股怪味儿。

她在帽子边上闻闻。

“象是鞋油味儿,”她说。

“是鞋油,”班克斯先生顶撞她。“罗伯逊·艾用鞋油刷我的帽子……一点不错,用鞋油刷了。”

班克斯太太吓得张大了嘴。

“我真不知道这个家成了什么样子,”班克斯先生往下说。“没有一件事情对头的……都不知道多少日子了!刮胡子的水太烫,吃早餐咖啡太凉。现在又出了这档子事!”

他从班克斯太太手里把帽子一把抢过来,抓起了皮包。



“我走了!”他说。“我说不准还回来不回来。不定我坐船出远门,走得老远老远的。”

接着他把帽子扣在头上走出去,把前门砰地一声关上,匆匆忙忙走出院子大门,卖冰淇淋的正在外面听得出神,被他一头撞倒在地。

“都怪你自己!”班克斯先生生气地说。“你不该在这儿挡着道!”他大踏步进城,那顶擦了鞋油的帽子在阳光里象宝石一样闪闪发光。

卖冰淇淋的小心翼翼地站起来,看看身上没有伤了筋骨、就坐在人行道边上,决心痛痛快快地吃它一顿冰淇淋……

“噢,天哪!”班克斯太太听见院子门砰的关上以后,叫了一声。“一点不错。这些日子什么也不对头。事情一桩又一桩。自从玛丽·波平斯不说一声走了以来,什么事情都没对头过。”

她坐在楼梯脚,掏出手帕捂着脸哭起来。

她一面哭,一面想着玛丽阿姨忽然莫名其妙地走了以后发生的一件又一件事情。

“在这里过一夜,第二天就走……最伤脑筋了!”班克斯太太呜呜咽咽地说。

玛丽阿姨走后不久来了保姆格琳,可她一个星期就走了,因为迈克尔对她吐口水。接着来了保姆布朗,可她又走

了。保姆布朗走了之后来了管家的奎莉小姐，结果只好也请她走，因为每天吃早饭前她要在钢琴上练三小时指法，这声音班克斯太太可受不了。

“后来嘛，”班克斯太太用手帕捂着脸抽抽搭搭地哭，“简出了麻疹，浴室的热水锅炉爆了，樱桃树遭了霜冻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太太……”班克斯太太听了抬起头来，只见烧饭的布里尔太太正站在她身旁。

“厨房的烟道着火了！”布里尔太太阴着脸说。

“噢，天哪。真不知道还要出什么乱子呢？”班克斯太太叫起来。“你快叫罗伯逊·艾去把火灭掉。他在哪儿？”

“睡了，太太，在放扫帚的柜里睡了。那家伙只要一睡，哪怕是地震，哪怕是开一团兵来敲鼓吹号也弄不醒他，”布里尔太太跟着班克斯太太下楼到厨房，一路走一路说。

她们两个总算把火扑灭了，可班克斯太太的苦难还没完。

她刚吃完中饭，就听见楼梯上乒乓一声倒下什么，紧接着又是很响地砰的一声。

“这回不知又出什么乱子了？”班克斯太太急忙冲出去看。

“噢，我的腿，我的腿！”女仆埃伦叫道。

她坐在楼梯上大声呻吟，身边都是打破的瓷器片。

“腿怎么啦？”班克斯太太连忙问。



“断了!”埃伦靠在楼梯栏杆上,垂头丧气地说。

“没事。埃伦!扭伤点脚踝骨就是了。”

可埃伦又呻吟起来。

“我的腿断了!我怎么办呢?”她叫了又叫。

正在这时候,儿童室里传来双胞胎刺耳的哇哇叫声。他们为了抢蓝色的赛璐

璐鸭子打了起来。他们的尖叫声盖过了简和迈克尔的争吵声。简和迈克尔在墙上画画,正哇啦哇啦地在争论绿色的马是不是可以有紫色的或者红色的尾巴。在这片吵嚷声中,夹杂着埃伦的哼哼声:“我的腿断了!我怎么办呢?”它仿佛是有板有眼的擂鼓声。

“又来一桩,这不要我的命吗?”班克斯太太奔上楼梯,把埃伦扶到床上去,用凉水浸湿一条绷带,包住了她的脚踝骨。接着她上儿童室去。

简和迈克尔向她扑过来。

“它该有一条红尾巴,对吗?”迈克尔问。

“噢,妈妈!别让他说傻话。马没有红尾巴的,对吗?”

“请问什么马有紫色尾巴的?你说!”迈克尔尖声大叫。

“我的鸭子!”约翰抢过巴巴拉手里的鸭子,哇哇地嚷。

“是我的的是我的是我的!”巴巴拉又抢回来,也哇哇地叫。

“孩子们! 孩子们!”班克斯太太一点办法也没有,绞着她的双手。“别闹了,我都要疯了!”

几个孩子居然一下子静下来,好奇地看着她。他们都在纳闷:她真会疯吗? 她疯了是个什么样子?

“好了,”班克斯太太说,“我不要你们这样吵吵闹闹的。可怜的埃伦伤了脚踝骨,没人来照料你们了。你们给我上公园去,一直玩到吃茶点再回来。简和迈克尔,你们得照管好弟弟妹妹。约翰,你现在先把鸭子给巴巴拉,上床的时候再给你。迈克尔,你可以把你的风筝带去。好,你们都戴上帽子吧!”

“可我想画完我的马……”迈克尔不高兴地说。

“我们干吗要上公园去?”简抱怨说。“在那儿没事干。”

“因为我必须安静一会儿,”班克斯太太说。“你们要是乖乖地上公园,做个好孩子,回头喝茶我给你们吃椰子蛋糕。”

他们还没来得及大声欢呼,她已经给他们戴上帽子,赶他们下楼了。

“你们过马路的时候留神两边瞧瞧!”这时简推着双胞胎的摇篮车,迈克尔带着风筝,正要走出院子大门,她在后面大声嘱咐。

他们先往右看。没车过来。

他们再往左看，除了卖冰淇淋的在胡同口摇着铃铛，一个人也没有。

简赶紧过去。

迈克尔紧跟着她。

“我不喜欢这样过日子，”他可怜巴巴地对风筝说。“样样都老不对头。”

简把摇篮车一直推到湖边。

“好，”她说，“把鸭子给我。”

双胞胎在车子两头哇哇直叫，抢着鸭子。简掰开了他们的手指头。

“瞧！”她说把鸭子扔进湖里。“瞧，小宝贝，鸭子要游到印度去啦！”

鸭子在水上漂。双胞胎看着它，抽抽搭搭地哭。

简绕着湖跑，捡起它，又放到水里去。

“好，”她兴高采烈地说，“它这回动身上南安普敦去了。”

双胞胎并不觉得好玩。

“现在上纽约了！”可双胞胎哭得更厉害。

简张开双手。“迈克尔，我们拿他们怎么办呢？把鸭子给他们，他们要抢，不给他们，他们又哭个没完。”

“我放风筝给他们看，”迈克尔说。“瞧，孩子们，瞧！”

他举起有黄有绿的美丽风筝，开始放线。双胞胎眼泪汪汪地看着它，毫无兴趣。迈克尔把风筝举过头，跑了一段路。它在空中飘了一阵，接着喀嚓一声落到草地上了。

“再来一次！”简鼓励他。

“你举着它，我来跑，”迈克尔说。

这回风筝飞得高了些。可它飞呀飞的，飘动时长尾巴让楸树的一根树枝挂住了，风筝在树叶间晃动。

双胞胎起劲地哇哇叫。

“噢，天哪！”简说。“现在真没有一样东西对头的。”

“喂喂喂！怎么回事？”他们后面有人说话。

他们回头一看，是公园的看守人，他穿着制服，戴着尖顶帽，样子十分神气。他正用很尖的手杖头戳起地上的废纸。

简指指楸树。看守人抬头一看，把脸一板。

“得，得，你们违反公园规则！我们这儿不许乱丢废纸，懂吗，不管是丢到地上还是丢到树上。绝对不可以！”

“这可不是废纸。这是风筝，”迈克尔说。

看守人脸上顿时露出傻呼呼的温和表情。他走到楸树那儿。

“风筝？真的。我还是小时候倒放过，长大以后再也没放过了！”他跳到树上，把风筝轻轻夹在胳肢窝里又跳下来。

“来，”他劲头十足地说，“咱们把线拉紧，跑起来，风筝

就上去了！”他伸出手要去拿线卷。

迈克尔紧紧抓住它。

“谢谢，可我想自己放。”

“那好，不过你可以让我帮点忙吧？”看守人可怜巴巴地说。“是我把它拿下来的，再说我小时候放风筝，长大以后还没放过一次呢。”

“好吧，”迈克尔说，因为他不希望别人觉得他不客气。

“噢，谢谢，谢谢你了！”看守人感激不尽地大叫。“好，我拿着风筝朝草地走十步。我一说‘放’，你就跑。懂吗？”

看守人大声地数着步子，朝草地走去。

“八，九，十。”

他转过身来把风筝举在头顶。“放！”

迈克尔跑起来。

“放线！”看守人大叫。

迈克尔只听见后面一阵很轻的辟辟啪啪声。他手里的线卷转动着，只感到线绷得很紧。

“飞起来了！”看守人叫道。

迈克尔回过头去看。风筝正在不断地上升，越升越高，黄黄绿绿的小纸片直上蓝天。看守人鼓出了眼睛。

“我没见过这样漂亮的风筝。连小时候也没见过，”他抬头望着天空咕咕哧哧说。

一抹淡云从太阳那边飘来，掠过天空。

“一朵云在向风筝飘来，”简激动地低声说道。

晃动的尾巴向上直升，升啊升啊，直到在天空中成了个灰点子。云彩慢慢地向它飘来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！

“不见了！”迈克尔说，这时小点子已经消失在淡淡的灰色的天幕后面。

简轻轻叹了口气。双胞胎在摇篮车里安静地坐着。他们全都奇怪地一动不动。绷紧的线从迈克尔手里直往上去，好象把大家跟云彩连起来，把大地同天空连起来。他们屏着气等风筝重新出现。

简忽然忍不住了。

“迈克尔，”她叫道，“把它拉回来！拉回来吧！”

她把手搭在绷得紧紧的、有些微微颤动的线上。

迈克尔倒着转线卷，用力地收线。线依然绷紧，一点收不下来。他继续喘着气拉线。

“收不下来，”他说。“风筝不肯下来。”

“我来帮你！”简说。“好，拉吧！”

可他们尽管拚命地拉，线一动不动，风筝还是在云彩后面。

“让我来！”看守人神气活现地说。“我小时候是这么干的。”

他把手放在简的手上面，狠狠一抽。好象拉下来一点了。